



目 录

第一部	发现	1
第二部	接触	141
第三部	复原	217
第四部	出击	263
第五部	重聚	345
尾声		387
译后记		392





第 1 章

烈焰滚滚，白里泛红。头发烤焦了，皮肤紧缩着。所有的氧气都被吸走之后，水池里响起了火焰的蔓延声和狂风的哀号声，然后是丽贝卡一号拉着妹妹跳进水池时激起的水声。丽贝卡二号的身体变得像布娃娃那样柔软。即使是冷水，也别想把她惊醒，因为她已经不省人事，几乎没有知觉。

她们沉入水中，酷热之下。

丽贝卡一号用一只手紧紧捂住妹妹的嘴巴和鼻子，试图阻挡水流的渗透。然后，她强迫自己思考。最多六十秒钟，她在开始感到呼吸吃力时告诉自己。现在怎么办呢？

她看了看头顶的冲天火海和波浪折射的深红色光波。埃莉奥特点燃的炸药筒，使干燥的草木被烈火烧成厚厚的黑灰，阻塞了水池的表面。更加糟糕的是，埃莉奥特——这个小杂种！——仍然在上面观察和等待，一旦她们露面，就会被她射杀。可是，丽贝卡一号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？因为假如换了她的话，她也会这么干的。

不，不能上去。要想熬过这个难关，她们就不能这样做。

她从衬衫口袋里摸出一个备用灯球。她要看看应该往哪里去，尽管这会浪费更多时间。

必须尽快决定……现在……趁我还能行动的时候。

丽贝卡一号决定拖着妹妹游到水下更黑的地方，因为她别无选择。



“我沿着隧道底的窄轨铁道往前游，”丽贝卡一号回答说，看了看完全没过她们下巴的水。“游到了一处没有大水的地方，那里有个更大的气潭……”

“咱们过去吧，”丽贝卡二号打断她的话，做了个深呼吸，松开头顶的电缆。

丽贝卡一号拉着妹妹，游到她描述过的那个地方。然后，丽贝卡二号仰面浮在水上，丽贝卡一号拉着她前进，就像救生员似的。

不久，水浅得足以趟过，但丽贝卡一号必须搀扶着妹妹行走。她们蹒跚地涉水前行，最后终于走到干燥的地方。

丽贝卡一号发现，铁轨仍在向隧道前方延伸着。她很想去看看铁轨通向何处，但先要察看妹妹的情况。她让妹妹躺下来，然后轻轻脱下妹妹的衬衫，检查伤口。丽贝卡二号的腹部侧面有个小孔，就在臀部的上方。乍看上去，伤口似乎不大，但里面流出很多血，在那个女孩的被水弄湿的肚子上，形成一层透明的红色薄膜。

“伤口看起来怎么样？”丽贝卡二号问。

“我要把你翻过去，”丽贝卡一号说，小心地翻过妹妹的身子，检查她的后背。“跟我想的一样，”她低声说，看着子弹穿过身体时造成的第二个伤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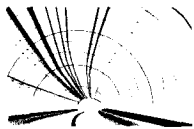
“伤口看起来怎么样？”丽贝卡二号咬紧牙关，又问了一遍。“快点儿告诉我呀。”

“也许比我想的还糟呢。坏消息是，你失血过多。好消息是，子弹打中了你的腹部侧面，那里的肉比较厚……”

“‘那里的肉比较厚’？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认为我太胖吗？”丽贝卡二号生气地低吼，尽管她的身体非常虚弱。

“你总是喜欢臭美，对不对？我的话还没讲完呢，”丽贝卡一号说，把妹妹的身体翻过来。“子弹从你的体内射了出去，所以我至少不必去挖子弹。可是我要给你止血。你知道，这意味着什么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”丽贝卡二号嘀咕说，突然变得怒不可遏，把纤细的手



指攥成拳头。“我真不能相信，那个小废物会对我作出这种事。他竟然对我开枪！威尔对我开枪！”她怒吼。“他怎么敢呢？”

“不要紧张，”丽贝卡一号说，脱下自己的衬衫。她咬住衬衫的边缘，撕下一条布，然后又撕下几条。

丽贝卡二号还在咆哮。“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杀掉我。在得到机会时，他应该完成任务，不然我就会跟他算账的。我一定要让他也尝尝这种滋味，但我要让他比我痛苦一百万倍。”

“你最好相信，”丽贝卡一号说，将两条布条打了个结，然后把衬衫的剩余部分折叠起来，以便充当纱布垫。

“我要给那头小猪放血，可是要慢慢地放……非常慢……几天……不……几个星期，”丽贝卡二号激动地说，变得有些语无伦次。“他拿走了我们的多米尼恩。他一定要付出……”

“我们会把多米尼恩拿回来的。现在能不能请你闭嘴呢？你要保存体力，”丽贝卡一号说，“我要用布片包住伤口，再把它们系得紧紧的。”

丽贝卡二号变得紧张起来，等着姐姐用布片包住她的两处伤口。在丽贝卡一号用布条缠住妹妹的腰部和用力拉紧布条时，那个斯提克斯女孩发出的痛苦尖叫声，回荡在黑暗的隧道之中。

“快点儿，亲爱的，”玛莎催促切斯特说，因为他拿不准应该带上什么东西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在那里生闷气。

噢，别管我，好不好？

她真讨厌，活像个爱管闲事的姑妈，不但总是替他瞎操心，而且用母牛般的眼睛向他示爱。自从他们把小艇拖出水面以来，她一直汗流浹背的。切斯特相信，他能闻到她发出的汗酸味。

“你不该在这里浪费时间，小亲亲，”她用令人作呕的声音说。

够了。他再也不想让她跟在自己的身后。她总是表现得有点亲昵，使他感到很不自在。他胡乱抓起几样东西，把它们塞进帆布背包里的睡袋顶部，然后系上背包的扣子。





东西。在她试图看清切斯特时，切斯特意识到，她要过很久才能够适应阳光呢。

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。

我可以摆脱她！

我该不该逃跑呢？她的视力现在仍然不如从前，很难追得上他。你的机会来了，在她发出呛人的气味时，他告诉自己说。她的鼻涕在鼻孔里咄咄作响，她掀起围巾的一部分，用它轮流挤压每个鼻孔，就像企图从牙膏皮里挤出最后一点牙膏似的。

切斯特记得，在和威尔、凯初次来到地府的矿工火车站时，他也做过类似的恶心事。嗯，至少威尔对此感到恶心。这件事使切斯特又想起他的朋友以及他们共度的时光——有好也有坏——他知道，他再也不会对威尔发脾气了。他不知道，威尔跟着父亲跳进那个叫吐雾的琼的巨洞之后，是不是仍然活着。他也不知道，在选择了同样道路之后，埃莉奥特会不会活下来。

切斯特打了个冷战。

他们全都跳了下去。也许，他们已经死去，他再也不会看到他们。

也许，他们正在继续进行重大的冒险，就像他和威尔做过的那样——那一天，他们来到伯罗斯家的地下室，沿着隧道出发，开始冒险。切斯特意识到，他已经暗地里把这次经历看做冒险，而且为自己也许错过了冒险机会而感到伤心。

他估计，他们三个此刻正在做着非同寻常的事情……威尔、伯罗斯博士和埃莉奥特……埃莉奥特……埃莉奥特……在想象中，她的样子变得非常清晰，好像就站在他面前似的……她喝下了狼眼里的液体……然后转向他，让他也试喝一口——在那一刻，他看见了她的调皮和嘲弄的笑容。切斯特对她十分钦佩，因为她能够凭着惊人的本领，使他们始终幸免于难。不过，最重要的是，她的笑容一直浮现在他眼前，使他的心里充满了失落和被排斥感。

切斯特叹了一口气，提醒自已说，回到地上肯定比留在地下更好。



树两侧搭起两个斜顶的小棚子。切斯特觉得这两个小棚子靠得太近了，却什么意见都没有说。此外，他实在累坏了，真想躺下来睡一觉。然后，他和玛莎各自去拿他们在防核尘地下室的军需官仓库里找到的睡袋。他刚刚从帆布背包的底部拉出睡袋，就听见了嘶嘶声。“是你发出的声音吗？”他有气无力地问，甚至都懒得抬头。

“闭嘴！”玛莎低声命令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切斯特问。

她螃蟹般地朝着他横行，并保持着下蹲的姿势。他刚想扭过头看看她在说什么，就被她打倒在地。“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！”她一遍遍地讲，扑到他身上，想要用一只手捂住他的嘴。

借着灯球的光芒，切斯特看见了近在咫尺的玛莎的脸。从她的下巴里面钻出来的几根又红又弯的胡子，是切斯特不得不看的脸部特写。

“不！”他大喊，使劲把她推开。现在他们并排躺在地上，但她仍然不肯放开他。他对她喊叫，她则试图用双手捂住他的嘴。

他挡住她的双手，不让它们靠近他的脸。两个人累得气喘吁吁，开始互相咒骂。切斯特怎么都没有料到，她的力气竟然有那么大。他们在林地上转着圈子，把小树枝和碎树叶踢到身后，由扭斗发展为互扇耳光。

“别再打了！”他大喊。

他抡起手臂，攥紧拳头，准备向她猛击。不过，眨眼之间，他的恐慌彻底消失了。父亲的严厉话语，在他的心里回响起来。

永远不要跟女士动手。

切斯特犹豫了一下。

“女士？”他边嘀咕边自问，玛莎配得上这个称呼吗？

可是，如果他不动手，又怎么能结束这场荒唐的战斗呢？

他挥起拳头，打中玛莎的下巴，使她的脑袋猛地歪到一侧，立刻放开了他。切斯特无法马上站起来，只好爬得离她远远的。

“你究竟有什么毛病呀？”他在空地的边缘大叫，唯恐她再对他发



的声音，但就算这样，她的表情看起来也不对劲儿。切斯特发现，她脸色憔悴，愁容满面，举止怪异。她的目光在不断地来回扫视，好像正在看着树林之上的什么东西。

她站起来，回去对小棚子进行最后修整，然后开始做饭。她做好饭之后，切斯特一声不吭地接过食物——他又累又饿，懒得和她争论。他们默默吃饭的时候，切斯特开始仔细思考这件事。不管这里有没有银光，他都不想再和她在一起。他必须尽快找机会逃跑。

丽贝卡一号摇摇晃晃地走进阳光里。把妹妹放下去之前，她看了看自己所在的地方。一个布满岩石的狭窄高地，延伸在她的面前。高地的左边，是一系列参差不齐的山峰。这些山峰非常陡峭，估计很难攀爬。可是她的方向感使她相信，她刚才看见的城市，肯定在山峰的另一侧。

她面前的铁轨，继续伸展了好几百米，通向一座低矮的小屋，屋后似乎有条泥土路。她不知道，这条路会不会通往那个城市。

大风把她的长发拂过脸庞时，她转向从右边延伸到地平线远处的大树。“我爬了一座山，好极了，”她边嘀咕边看着树梢。“我们在丛林高处的山脊上，”她对没有知觉的妹妹说，把她抱了起来。

丽贝卡一号并没有对这个结果感到太吃惊。自从看到大都市的壮丽景色以来，她一直在不断地往上爬，尽管她已经来到了很高的地方。

“我猜，应该沿着黄砖路走，”她叹口气，感觉到阳光的灼热。她一直走到铁轨的尽头，然后沿着缓坡走向那座小屋。高地完全暴露在阳光里，上面没有任何草木。“我要把你带到没有阳光的地方，”她对妹妹说。

丽贝卡二号微微呻吟了一声。

小屋是用被阳光晒白的木料和坑坑洼洼的铁板简单搭建起来的，但至少可以挡住阳光的暴晒。丽贝卡一号刚刚把妹妹放下去，就开始对小屋进行深入搜查。小屋的一角，堆放着许多在铁路上使用的手推



一扇敞开的门。这里肯定不是她一直走的那条双向车道的尽头，因为它似乎延伸得相当远。尽管凝滞火热的空气模糊了丽贝卡一号的视线，在观察车道尽头时，她相信自己又瞥见了那个雄伟的拱门。

她走进门口。

这时，空中响起了雨声和雷声。在雨水扑向火热的人行道时，她可以听见一阵滋滋声。她的妹妹开始晃动脑袋，感觉到落在脸上的水滴。“好极了，”丽贝卡二号小声说，不断张开嘴巴，好像要喝到雨水的样子。

丽贝卡一号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这场雨，尽管它已经变成瓢泼大雨。她站在门的中间，入迷地望着门内的情景。

成排的房子。

远处的汽车。

人。

“天哪，”她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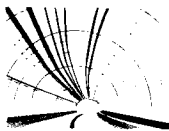
它就像欧洲的任何一座城市——建筑风格比较古朴，那些排屋和左右两边的商店，却显得十分整洁，经过良好的修缮。她搀扶着妹妹走过门口，一边沿着宽敞的街道中央前进，一边环顾左右。歌剧的旋律从什么地方传过来，声音又细又尖，好像管弦乐。丽贝卡一号想，她可以找到音乐的源头——街道的远处，有一扇敞开的窗户。

“没有灯，”她自言自语。她明白，在这个没有夜晚的世界，根本就用不着路灯。

她走向离自己最近的房子，它的每扇窗户都被窗帘遮挡着。她觉得，从房子的外观来看，它大概是医生的诊所。房子的大门附近挂着一块铜牌，上面刻着一个名字和一句话。“Schmidts”，她读着铜牌上的文字。“Zahn ärzte. Nach Verabredung.”^①

“德国人……牙医，”丽贝卡二号嘀咕说，眯着一只眼睛去看那个

① 这些话均为德语。Schmidts 是人名“施米茨”。“Zahnärzte. Nach Verabredung.”，意为“牙科医生。看病请预约。”



她这边走。

“Wer sind Sie ? ^①”那个年轻人对丽贝卡一号大吼。

“他想知道我们是谁，”丽贝卡二号嘀咕说，“听起来，他感到紧张。”

“哎呀，我能听懂——我的德语和你一样好，”丽贝卡一号自信地回答。

“Wer sind Sie ? ”那个人又问。这一次，他在说每个字时都晃了晃手枪，以强调他的意思。

丽贝卡一号扭头面对那个人，估计他是个高级军官。她发现，他的沙色制服已经被大雨淋湿，颜色变得更深。“Meine Schwester braucht einen Arzt ! ^②”她用十分流利的德语说。

“是的……需要看医生，”丽贝卡二号咕哝说。

丽贝卡一号的请求，似乎使那个军官感到惊讶。他没有对她作出回答，而是发出命令，让士兵们在他身后排成队，用步枪瞄准两个女孩。然后，他率领着他们，慢慢地列队前进。

空中划过一道刺眼的闪电，然后响起滚滚的雷声。

那些士兵突然停下脚步。

丽贝卡一号想，她也许再也听不到从街上传来的尖声尖气的歌剧音乐了。

她可以看得出来，如果说那个军官刚才似乎感到紧张的话，那么，他现在则感到恐惧。士兵们也和他有着同样的表情。

他们全都被吓坏了。

“Einen Arzt, ^③”她重复这个请求，想知道他们怎么会被吓成这样。在听见一阵低沉的呜呜声时，她扭头去看身后的街道。一队士兵正在

① “Wer sind Sie ? ”：德语，意为“你们是谁？”

② “Meine Schwester braucht einen Arzt ! ”：德语，意为“我妹妹需要看医生！”

③ “Einen Arzt,”：德语，意为“看医生”。





他扫视四周，看见了一些花坛和栽培植物。这时，玛莎对他发出嘶嘶声，让他跟着她走。他们蹑手蹑脚地绕过花园的边缘，经过一间温室和大货棚，棚子的前面摆放着几把木椅和一张桌子。然后，玛莎改变方向，走进花园中央。切斯特发现，他们来到了两个由松树组成的柱廊之间，松树的尽头有一扇小门。切斯特进入小门，从垂柳的枝条下弯腰走过，看见了一座房子的黑色剪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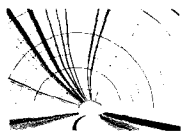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别墅，”他低声说，站在那棵垂柳对面。这座别墅看起来保养得很好，但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。屋里没有灯光，所有窗帘全都拉开了。他们从别墅的侧面绕到正面，发现大门上方有一个被爬藤蔷薇围绕的小柱廊，砾石车道上没有汽车。

玛莎说她想闯进别墅，切斯特没有试图劝阻她。别墅孤零零的，房屋周围也没有安装防盗报警器。他们回到别墅的后部，玛莎敲碎一扇垂直推拉窗的玻璃，打开窗钩，悄悄地爬进屋里。切斯特跟着她爬进去，为他们的行为感到有点不安，但他已经受够了野外生活。不管有没有意识到，正常的重力仍然影响着他们的身体，尤其是玛莎。他们需要找个地方，好好休息。

切斯特在厨房里发现了装满东西的食品柜和电冰箱，就没有让玛莎给他做饭，而是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烘豆，直接吃了下去。接着，他来到楼上的几间卧室，渴望地看了看那些铺着洁白床单的床铺，然后设法打开热水器的开关，抓起一个水流超大的淋浴器。

在水流冲洗沉积数月的尘垢时，身体疼得令他难以忍受。不久，他的皮肤渐渐适应了重新变得干净的舒适感觉。于是，他仍然站在水流之下，享受着流水的温暖。他开始放松下来，感觉流水似乎不仅冲走了污垢，也冲走了所有的问题。擦干身体后，他从一间卧室的衣柜里拿出了牛仔裤和T恤衫，它们全都比较合身。然后，他盯着衣柜底部的抽屉。

“袜子。那里只有袜子，”他笑着自语，坐到床边，换上干净袜子。然后，他穿好靴子，眉开眼笑地扭动脚趾，感觉好多了。他觉得，现



在自己可以面对一切了。“哈哈！干袜子！”他边说边站起来。

他去楼下找玛莎，准备告诉她，他打算在床上睡一会儿。他无意间走进起居室，突然停住脚，因为他发现房间里有一部电话。

太好了。他一直在盼望这个机会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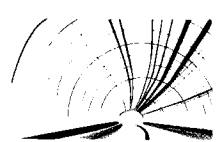
他可以再给德雷克打电话，甚至还可以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呢。他想念父母。他必须让他们知道，他活得好好的。自从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，他和威尔进入伯罗斯家的隧道以来，他已经几个月没跟他们说话了。

切斯特屏住呼吸，拿起电话听筒，听了听风音。在开始往家里打电话时，他几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恨不得马上和父母通话。“嗨，爸爸！嗨，妈妈！”他在心里说，希望他们不会出门或者出现更坏的结果——已经搬家。

不！他责备自己。

不要往坏处想嘛。

可是，他刚刚拨了几个数字，他的后脑勺就被人打中了。他彻底失去知觉，电话听筒从他的手里掉了下去。



第 5 章

德雷克突然睁开眼睛，翻身下了床，站在那里。

他在完全陌生的黑暗房间里。尽管已经习惯了每早在新地方醒来，但他怎么都想不出，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。房间里的空气十分清爽，他听见了空调的嗡嗡声。

他感到脑袋一抽一跳地痛，就按住脑门，踉跄着往床边退去。这时他才意识到，尽管自己还穿着外衣，袜子和鞋子却都被脱去了。他的脚下，有一块看起来相当华丽的厚地毯。

“天哪……我在哪里呀？”

他常去的任何空屋子或监狱，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。

他在床边盲目摸索时，撞到了靠墙的桌子，把台灯碰翻在地板上。他跪下去，找到台灯，打开它的开关。灯光照亮了他的脸，他呻吟着，眨了眨眼。

假如威尔和埃莉奥特此刻看见他，准会感到吃惊，因为这个男人已经变得令他们认不出了。他的脸部肿胀着，疲倦的眼睛下面，带有黑色的瘀伤。他一周没有刮胡子了，往日的平头渐渐变高，脑袋一侧的头发，已经在睡觉时被压扁。

他拿着台灯，找到床边，然后一屁股坐到床上。他的舌头在干燥的嘴唇内转了一圈，感觉到酒精残留物的酸味。

“伏特加？”他用嘶哑的声音说，几乎就要呕吐了。“我干了什么



个斯提克斯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感兴趣呢？它是地上的事情，而且几乎发生在两百年之前。”

“在斯提克斯的堡垒，我们的部分训练内容，就是熟悉表层土历史上的各种战术，”他回答说，“而我始终最喜欢滑铁卢战役。”

德雷克点点头。“我也喜欢，因为它的结局是由许多变数造成的——只有把多种因素集合到一起，拿破仑——他的时代最杰出的军人——最终才会败北。好像命运之手在最后才跟他作对似的。”

“命运之手？”他重复说，然后摇摇头。“我不同意这个看法。惠灵顿的高明之举是，在组织进攻时获得了荷兰和普鲁士军队的支援——那天的胜利就是这么来的。这跟运气——或者你所说的命运——没有任何关系。惠灵顿是军事天才，绝对比拿破仑技高一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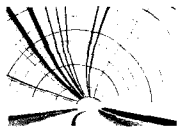
德雷克看着他。“那么说，第七次反法联盟的胜利，应该归功于惠灵顿的将军才能……或者说政客才能吗？”

“两者有什么区别呢？”他回答说。

德雷克皱起眉头，困惑地看着一处战斗场景。“我可以看见，拿破仑在那边，”他说，指着一个被将军们护卫的人像。“可是，惠灵顿在什么地方呢？”德雷克走近英军所在的位置，仔细观察他们。“我根本看不到他。”

“因为我想再修饰一下，”他说，走到墙边，从卷盖式书桌上拿起一个塑像。“我觉得，它还不够好。”

① 滑铁卢战役 (the Battle of Waterloo): 1815 年 3 月 25 日，英国、普鲁士、奥地利、荷兰等国结成第七次反法联盟 (the Seventh Coalition)。6 月 16 日，法军击溃普军，拿破仑却没有马上下令追击残兵，留下后患。17 日，惠灵顿公爵 (The Duke of Wellington, 1769 ~ 1852，本名阿瑟·威尔斯利，外号“铁公爵”，因他怕家中玻璃被砸而安装铁护窗) 率领的英军，在滑铁卢 (今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一小镇) 的圣让山高地 (Mont St Jean escarpment) 附近布阵。因天降大雨，法军在 18 日上午 11 时才进攻英军，双方伤亡惨重；当晚 8 时，惠灵顿指挥英荷联军正面进攻法军，普军突击法军右翼，最终大败法军，是为滑铁卢战役。所以，德雷克记错了，滑铁卢战役的前夕 (eve) 是 1815 年 6 月 17 日，而非 1815 年 3 月 (March)。



“我可以看看它吗？”德雷克边问边伸出手。

“当然。”那个特部把塑像递给他。

“铁公爵，”德雷克说，看着那个似乎正在地图上写字的塑像。他把塑像举向阳光，观看它的蓝大衣和红腰带。“你说，你觉得它还不够好……可是这些细节已经相当完美了，”他称赞那个特部道，然后看了看书桌，发现上面有许多小颜料罐、几枝装在杯里的画笔、一把大号放大镜，以及大量没有完工的士兵塑像。“不要告诉我，那个战斗场景里的塑像，都是你亲手制作和描绘的。”

“这是为了消磨时间，”他回答说。

“不，决不是因为这个……你花费那么多的时间，是因为你喜欢干这件事，”德雷克说。“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不可以……”他问，朝着桌上的英军阵地弯下身子。

“悉听尊便，”那个特部说。

“看起来好多了。现在他去了该去的地方，”德雷克说，把惠灵顿小心地放到一个小军用帐篷之前，另外几名英国将军的身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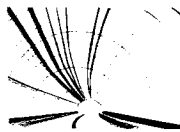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，德雷克环顾房间的其他地方。他看见了几架书和一排正面罩着玻璃的陈列柜，柜子里摆放着英国军队在滑铁卢战役、克里米亚战争和十九世纪的其他战争中使用过的头盔，头盔上带有光亮的黄铜徽章和羽饰。德雷克去看别处时，发现那个斯提克斯在用高深莫测的目光观察他。

“你在琢磨什么呢？”那个斯提克斯说。

德雷克有无数问题想向这个男人提出，却不想同时发出连珠炮般的质问。“嗯，有一件事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，但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我知道，斯提克斯没有名字……嗯，没有表层土语言能够说得出来的名字，”德雷克局促不安地说。

那个特部沉思片刻。“我以爱德华·詹姆斯·格林的名义，租用了这个仓库，”他回答说，“我还有别的身份，比如……”

“不，这就够了，”德雷克打断了他的话。“爱德华……詹姆斯……”



“是的，它们是我的交通工具，”埃迪说，“但我想给你看看这边的东西。”

他走到仓库的角落附近，停在一台老车床之前，车床上布满了橙色的粉末状铁锈。“恢复安全状态的第一步，”他对德雷克说，按下车床控制板上的一个又红又脏的按钮。

然后，他从车床的后面走到墙角，那里有个盖着厚塑料布的手脚架。他掀开塑料布，露出了地板上的金属门，门的周围浇铸着混凝土。

在德雷克看来，这个门显然是新建的，因为它的表面没有任何腐蚀痕迹，周围的混凝土也没有被潮气玷污。埃迪弯下腰，打开门边的小键盘的盖子，不断地按键盘。在快要按完时，他停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如果按错了一个键，整个地方就会被炸毁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”德雷克说。这时，埃迪按完了最后的几个数字，金属门砰地打开一道缝。然后，他把门完全拉起，顺着门内的一小段台阶往下走，德雷克紧跟在他的身后。

“我想，你一定喜欢这个，”那个瘦削的男人说。



那里等着我们呢？”

“斯堤克斯，”威尔低声说。

伯罗斯博士交叉双臂，挑衅地扬起下巴。谁都不必去问他的想法——他就是不想离开。

“那么我们就留在原地，”埃莉奥特坚决地说，扬了扬眉毛，作出不必大惊小怪的姿态。“可是我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——不要闯进丛林的陌生地带，必须保持警戒状态。我们甚至要开始轮流放哨，假如我们发现有人接近的迹象的话。我们还应该当心，不要随便点火。”她皱起眉头，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。“万一发生最坏的事情，我们需要有个躲藏的地方，我也许可以在别处找到安全地点，再储存一些食物……”

“好主意，”伯罗斯博士打断了她的话。威尔听得出来，父亲的语气表明，只要埃莉奥特允许他继续工作，他就愿意让她为所欲为。

这时，巴特比懒洋洋地走过来，好像才睡醒似的。威尔发现，它的一只耳朵向外翻着，没毛的猫皮上粘着几片树叶——它刚才肯定在丛林某个舒服地方打盹儿，却被他们吵醒了。它停在埃莉奥特身边，晃了晃脑袋，伸直耳朵，然后嗅了两次空气，好像想要弄明白，这些人的声音为什么听起来这么紧张。埃莉奥特心不在焉地抚摸大猫的秃头，却不必弯腰，因为它长得十分高大。“我要和巴特比一起侦察附近的情况。那样的话，如果有敌人靠近，我们就可以提前报警了。”

“敌人，”威尔轻声重复说，“我想，你说得对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非常小心的话，怎么会被别人发现呢？”

埃迪回身关闭金属门的时候，德雷克已经走到前面去了。台阶的底部有一间大地下室，与上面的工厂似乎具有相同的长度和宽度。周围的拱形墙壁，都是用暗黄色的砖块砌成的。他眯起眼睛，想要看清地下室远处的一端，灯光照亮的地方。他和埃迪往那边走的时候，他可以看清许多小柜和长椅。但在走到那地方之前，德雷克看见了别的



“真的，对于我自己，我说得够多了。埃迪，告诉我，这些装备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？”德雷克问，不想再说自己的事情，他现在还不清楚能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人，也不想谈论他的联络网过去是怎样活动的。德雷克不打算贸然行事，因为这个前特部向他提供的一切，似乎都好得令人难以置信。

“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。每当表层土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，我都没有销毁它们，而是找机会把它们保存到这里，”埃迪回答说。

“未雨绸缪，”德雷克笑着说，看了看那些惊人的装备。有些装备体现了他从没有见过的斯提克斯技术，他真想马上对它们进行彻底研究。他走到附近的长椅跟前，开始迅速翻阅那些摊开在椅面上的计划书。在看到第一份计划书的题目时，他不知不觉地深吸一口气。“南窟的空气循环系统示意图”，他读出这个题目，掀起计划书的一角，想看看下面的内容。“这是实验大楼的设计图，每个楼层都包括在内，”他小声说，尽量不流露出激动的情绪。然后，他皱起眉头，目光转向特部。“有一件事——你怎么能付得起这个仓库的租金呢？租金肯定很贵，而你又说过，你没有别的财产。”

埃迪径直走向一个大柜子，鞋跟在石板地上发出了咔嚓声。他轻轻拉开柜子顶端的抽屉，掀开盖住抽屉的天鹅绒，露出里面的东西。

德雷克走过去，看见了无数闪光的小石头。

“钻石，”他说。

“这是我在地狱旅行时获得的额外津贴，”埃迪告诉他。

“可是，在那下面找到的钻石全都没有经过加工，看起来决不会亮闪闪的，”德雷克说。

“我在哈顿花园^①找了一个人，可以为我切割和磨光它们。在需要资金时，我就把它们卖掉——他从不向我提出任何问题。如果想要钻

^① 哈顿花园 (Hatton Garden): 又译作哈登花园、哈顿园、哈滕园 (区) 等，伦敦街区名，自中世纪以来即为伦敦的珠宝贸易中心，它得名于伊利主教的花园 (1581 年，伊丽莎白一号女王把它给了克里斯托弗·哈顿爵士)。